

它并未老去，依然风华正茂

“芭蕾天团” ABT 时隔23年重返上海大剧院

2日至5日，ABT在上海大剧院先后演出《舞夜星辰》和《吉赛尔》。图为舞团2日彩排照。均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制图：冯晓晴

第22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THE 22ND CHINA SHANGHAI INTERNATIONAL ARTS FESTIVAL

■本报记者 柳青 实习生 孙彦扬

理指挥兼钢琴伴奏，随团由北京至上海。没想到旧地重游，已是43年后。他坐在人民公园樱花林前的长椅上，有感而发：“春天这里樱花开遍的样子想必极美。命运的安排妙不可言，上一次我来上海，正年轻，赶上炎热的春夏；现在，我在金色的秋天来到这里，自己也是个进入人生后半程的老人了。”

威尔金斯看到沿街共享单车，笑道：“当年，我对上海的第一印象是满街自行车，骑车人的衣着朴素。然后到了我们住的花园饭店，进门是一个巨大的庭院，好像到了欧洲。走出那个欧式庭院，周围许多新艺术和装饰艺术风格的建筑。可是走到近旁的小巷里，看到住户们在窗户之间拉了绳子晾满衣服，很有本土特色。”一天晚上，他走到兰心大戏院，穿过西式雕花穹顶的门厅，剧场里正在演京剧《白蛇传》，演到《水斗》，台上锣鼓喧天，台下观众沸腾。他认为1980年的上海有着耐人寻味的气质：“明显地受过西方文化影响，但也形成了自成一体的个性。这让我好奇，随着这个城市再次和外部世界发生交集，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

这么多年过去，威尔金斯旧地重游，他感受最深的变化并非平地起高楼繁华，而是此地的人的风貌和日常生活中的气息。“40年前我和上海的乐手合作，他们总是羞怯，不断地解释之前多年不能正常的练习和演出。这次我带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排练，和我在全世界各地合作过的乐队没有区别，乐手们很快和我达成默契，我们的工作就是在最短的时间里让观众觉得乐队和舞者合作无间。”乐队排练结束后，威尔金斯忙里偷闲地逛去苏河湾的露天市集，沿河建

筑带着鲜明的上海个性，集市的气氛让他想起纽约、巴黎和家乡悉尼，在奇特的融合氛围中，他说：“这就是最大的变化——如今在这里能感受到本土和外来、传统和现代的界限充满弹性。上海不再是努力融入的局外人，在今天的文化版图里，我们已经不能想象上海缺席，它是理所当然的一部分。”

保持开放的“芭蕾档案馆”

从11月2日起到本周日，ABT在上海大剧院先后演出两台剧目，分别是当代芭蕾集锦的《舞夜星辰》和浪漫芭蕾《吉赛尔》。这也是继2000年首次来华演出后，ABT时隔23年再次登上上海大剧院的舞台。威尔金斯不讳言：“舞团一直面对着新旧、变和不变的压力，通过这两场演出，上海观众或许能感受到，我们在坚守传统身份的同时，也带着开放的心态走向未来。我们也希望传统和现代之间彼此共生、相互塑造，而不是僵化地区分。”

威尔金斯有些无奈地提起ABT被形容为“芭蕾剧目档案馆”：“在纽约的评论环境里，这个名号并不完全是褒义的，一些强势的评论家甚至批评我们不合时宜。”对此，他反驳道，评论家和观众未必在同一个声道：“如果看纽约各大媒体的艺评版，人们会错觉古典芭蕾是行将离开剧院的老朽。现实相反，大量观众迷恋戏剧芭蕾，渴望在具体的情节和故事里观赏优质的舞蹈。《吉赛尔》演了182年，ABT这个版本制作于20年前，这22年只有微调，但只要有足够优秀的芭蕾舞者演绎这个关于爱和宽恕的浪漫主义童话，总有观众为此痴迷。”

《舞夜星辰》的另一个名字是《经典和新经典》，威尔金斯认为，这台由三支短作品集锦的节目打破了“ABT只擅长跳讲故事的芭蕾”这个刻板印象。他从音乐的角度解析了这三个作品的编排特色，到第四乐章又出其不意地引入斯拉夫民歌主题。拉特曼斯基的编舞不仅再现了音乐的丰富性，更把舞蹈作为评述，扩展了音乐的内涵，他把作曲家一生的悲剧浓缩到他最意气风发的作品里，以后来人的立场悲悯残酷环境中艺术家和艺术家的命运。莫扎特的A大调钢琴协奏曲和C大调钢琴协奏曲被公认为是“神圣”的，基利安用《爱之死》的舞蹈瓦解了莫扎特的神话，颠覆了人们对莫扎特音乐的想象，却实现了一场大胆且真诚的、和莫扎特的对话。《练习曲》的第一个场面是芭蕾舞者在舞蹈教室里的剪影，这是一部回到源头的作品——舞蹈、音乐和戏剧的源头，是殊途同归的基本功技巧，技巧和艺术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车尔尼练习曲只是训练手指技巧的枯燥曲目吗？不是的，利用不同乐器的变奏、音符的组合会呈现调色彩的斑斓。古典芭蕾的技巧组合是过时的吗？不是的，技巧因为排列组合的无限可能而构建了艺术。

《第一钢琴协奏曲》《爱之死》和《练习曲》的组合，让观众在120分钟里经历一段芭蕾简史。威尔金斯笑道，这未尝不是“档案馆”的自信：保存古老的芭蕾印象，保持收录时代变迁中的芭蕾风貌，游刃有余地穿梭于时光，胜任芭蕾的历史和当下。

观众席

如果说蒂勒曼与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在上海的首场音乐会更像一个端正的亮相，那么2日第二场则是真正的音乐饕餮，糅合了浪漫主义的丰碑性与古典的通俗快乐。作为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德奥音乐诠释大师，蒂勒曼用他大半个艺术生涯认真回答了“我们为什么仍然需要瓦格纳”。这一夜的两个小时，他成功地让观众感受到在琐碎堆砌成山的日常中，为何我们仍需要浪漫主义。

相比前一天酣畅爽快的爬山之旅，蒂勒曼带来的是热情但不失高贵的19世纪庆典之声。韦伯《欢庆序曲》作为开场却已全员状态在线，木管弱奏与弦乐的呼应十足的舞蹈弹性，哪怕拨弦和声填充都充满表情。再现部明显比其起初的面貌更具活力，收尾却仍古典优雅。《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舞蹈之歌”，一提琴首席厥功至伟，他抛弃了一些版本会采用的迷狂的酒神性格，保持了高贵的品质。《玫瑰骑士》组曲里那些水亮软滑的圆舞曲有了令人目眩的音色变化，其呼吸起落蕴含神奇的空隙，如坐上秋千，叫人心驰荡漾。

百年老团细腻的音色处理为那些凡人的情欲添上一份隽永。施特劳斯笔下缠绵的欢爱场景，小提琴、竖琴和铜片琴总给乐队抒情咏唱的尾巴缀上不协和的装饰，像使坏的精灵在爱侣头上撒下亮片；维纳斯堡的小提琴，其大篇幅高音颤音在保持惊异齐整性的同时做到了浓郁的表情变化，中提琴每次进入的音头都极为动人；当查拉图斯特拉论到“关于喜悦与激情”，弦乐和竖琴像香槟一般喷涌；而前一晚，阿尔卑斯山上瀑布的氤氲水汽，长满鲜花的草甸、直呼人脸上的风雨雷暴，也已见证了德累斯顿乐团惊人的表现力。

几乎每一位伟大的晚期浪漫作曲家，都热爱这尘世却始终寻求精神上的超越，而日出是这种超越的巧妙显化。浪漫主义三段最经典的“德味”日出场景里，理查·施特劳斯一口气占了俩（还有一个是布伦希尔德在山洞中被吻醒）。《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开头小号的层层推动的节奏偏于宽广，甚至包孕一份深情，似被指挥有意牵引克制，在由弱转强的一刹那那马力全开，铺满天地。这种刺激的“拉杆起飞”作为局部结构撑起整首诗歌强弱交替的接口，蒂勒曼的弱奏处理再次令人赞叹——管乐的音区闪着幽暗光泽，足够轻，每一句都蕴含表情。如果说略有遗憾的话，大段弱奏中星火燎原般的咳嗽，以及离结束差两个拔弦的间隙精准响起的手机闹铃，或许算是这个曲目的现场特供版了。

对于音乐会另两支圣咏旋律——《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信经旋律和《唐蒙瑟》朝圣者的合唱主题，蒂勒曼则以克制的柔情，把铜管和弦乐笼罩在慈悲的光晕里。《唐蒙瑟》合唱主题再现的那一刻甚至是温柔的，乐队的大渐强找不到任何棱角，缓缓释放漫长筑成高潮，这很不同于查拉图斯特拉的凌厉与警醒，又和唐蒙瑟找回本心的曲折过程相契合。

感谢蒂勒曼和德累斯顿，让瑰丽的凡间尘世与深邃的精神世界在这舞台上共同闪耀。我想这或许为何晚期浪漫大师——瓦格纳、施特劳斯，以及（蒂勒曼同样擅长但此次没有演的）布鲁克纳——的音乐永运动的原因。尽管谱曲者对“拯救”或“自我”这样的命题理解不同，却都用各自的方式通过艺术展现出有限的、却竭力接近“无限”的努力。这份可敬的勇气与冲动能跨越时间直击人心，它曾将贝多芬从想要结束生命的泥潭中拉起并高举，也能帮助你抵御日常的轻佻与麻木。

（作者为上海音乐学院音乐艺术研究院编译）

为什么我们仍需要浪漫主义

严逸澄

京城名家将来沪连演三出程派经典

■本报记者 王筱丽

“上海的戏迷爱程派、懂程派，每次演出热烈的掌声让我特别有归属感。”北京京剧院程派名家郭玮对记者说道。下月，郭玮将在天蟾逸夫舞台带来“程玉·清辉”个人专场，呈现《锁麟囊》《春闺梦》《荒山泪》三出程派经典名剧，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陈少云、李宏图将作为特邀嘉宾倾情助阵。

郭玮11岁考入北京市戏曲学校，跟从程派表演艺术家李文敏学戏，转益多师，还跟从李金鸿、佟照英学习刀马旦，并受李金鸿亲授昆曲《思凡》《金山寺》等。在北京戏曲学校科九年，不仅功扎实，而且在校期间领衔主演《锁麟囊》《杨门女将》《棋盘山》《余赛花》等大戏，是名副其实的“科里红”。2005年，她正式拜在李文敏门下，成为程派再传弟子。

上海是全国公认的京剧大码头，程派观众人口的经典名剧《锁麟囊》就是于1940年首演于上海黄金大戏院，连演25场场场爆满，传为梨园内的一段佳话。“我们戏班里讲，北京的角儿不到上海，等于没有红透全国。”李文敏之子、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教授王硕表示，“程先生到了上海之后，就大红了，上海当之无愧是程派艺术的福地。”

程派创立的程派，力求达到“声、情、美、永”的完美结合，程腔跌宕起伏、别具一格，刻画人物细致深刻，注重舞台表现形式的完整与美感，同时注重贴近生活的真实。此次来沪演出，郭玮格外珍惜这个汇报自己程派艺术成绩的机会，挑选了三出名副其实的应工戏。30年前，郭玮在北京老吉祥戏院首次公演全本《锁麟囊》，李文敏特别邀请程派亲传弟子赵荣琛观看，前辈的鼓励至今令郭玮难忘。“《锁麟囊》是集程派之大成者，希望能让上海观众听得过瘾。”《锁麟囊》中的薛湘灵，《春闺梦》

里的妻子张氏、还有《荒山泪》中的张慧珠……郭玮将连续三晚饰演三个截然不同、具有鲜明反差的经典角色。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陈少云与郭玮曾经合演过传统剧目《四进士》，饰“宋士杰”，郭玮扮“杨素贞”，“程派不易学，在唱念做舞方面有其独到之处，郭玮在舞台上散发出了光彩。”陈少云说道。

“程派的美都在这部戏里。”在三部作品中，郭玮特别提到不那么引人注目的《荒山泪》，这也是她个人最钟爱的程派作品。全国能拿下全本《荒山泪》的演员并不多，剧中大量的舞蹈与变化丰富的唱腔极其考验功底，以膝盖为轴心的连续动作更是让演员的膝盖承受大量的压力。“随着年纪渐长，这或许是我《荒山泪》倒数几场的演出了。”

今年，郭玮经历了艺术生涯的里程碑时刻，她凭借新编京剧《石评梅》收获戏剧“梅花奖”。她感激博大精深程派给她打下的基本功，“把程派学扎实了，演什么人物都游刃有余。”她也提到，未来她将坚持传统戏与现代戏并重，“把老戏的精髓化在新戏里，把新戏的感悟放在老戏里，互相借鉴，才能把程派越唱越好。”

“一切戏剧戏曲，都要以提高人类生活目标的宗旨……我们演戏需要对社会负有向善惩恶的责任”。程派所说的正是她始终坚持的艺术宗旨。程派剧目无不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悲天悯人，赞美德善，鞭挞丑恶，富含家国情怀。从《锁麟囊》主人公不以善小而不为、忘我助人的美德，到《春闺梦》反对战争、呼唤和平的呐喊，都展现程派艺术深刻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届时，郭玮和王硕还将演出走进复旦大学课堂，与青年学子共同探讨程派艺术。

此次展演由北京畅音园粹艺术传承促进中心主办，北京京剧院、上海京剧院联袂演出。



郭玮将于下月亮相天蟾逸夫舞台。图为《春闺梦》剧照。（采访对象供图）

五小时极限音乐会上“马拉松式”完成五部重磅钢琴曲

丹尼斯·马祖耶夫：像梅西一样成为演绎拉赫玛尼诺夫的前锋

■本报记者 姜方

作为第二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重磅节目之一，昨晚，俄罗斯钢琴家丹尼斯·马祖耶夫身着黑色燕尾服亮相东方艺术中心音乐厅，携手指挥家亚历山大·斯拉德科夫斯基、陈正哲与俄罗斯鞑靼斯坦国家交响乐团，以长达五小时的马拉松音乐会，完成五首拉赫玛尼诺夫重磅钢琴曲的极限挑战。

作为纪念拉赫玛尼诺夫诞辰150周年的音乐会，昨晚马祖耶夫演奏了拉赫一生创作的四首钢琴协奏曲，还有拉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音乐会分为上、下两场，分别从晚上七点和十点开始，而这场狂飙式的马拉松音乐会持续到午夜结束。“舞台上是世界上最神奇的地方之一，它给予我无限疗愈。而台下观众们的支持，则是我的能量补给站。我愿意在舞台上挥洒自己的全部精力和体能！”一年有250场音乐会体量的马祖耶夫，在昨晚接受记者采访时甚至放下豪言壮语：“弹完五首，还想再弹五首！”

不管是从演奏技巧与能力，又或是从对作曲家作品的熟悉程度上来看，马祖耶夫无疑是当代拉赫玛尼诺夫作品的最佳诠释者之一。“拉赫是俄罗斯钢琴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一个人类灵魂的治疗者。他的很多作品从苦难中找到了光亮，肯定了生命。而我希望自己演奏

其作品时能够具有歌唱性。”作为俄罗斯钢琴学派的重要继承者，马祖耶夫的演奏技巧纯熟，高度忠实于乐谱，演奏情感充沛。更为重要的是，他继承了老一代俄罗斯钢琴大师体力充沛的特点，足以支撑连续演奏大型作品。“这可能得益于我热爱运动，每当我回到莫斯科或者自己的家乡伊尔库茨克，我都会抽空去踢足球。马祖耶夫告诉记者，他在家乡有一支足球队，热爱梅西的他“想成为一个像他那样的前锋”。

1998年，马祖耶夫在第11届柴科夫斯基国际音乐大赛中获得第一名，也是在那一年，他来到了上海演出，这座城市见证了他在上海的首场演出。“今天的上海，和25年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这次来上海演出，我特地去静安寺和外滩散步，也吃了自己喜欢的本帮菜。”马祖耶夫笑着，昨天一早六点起床，沿着外滩走了十公里。

对于下一次来中国、来上海，马祖耶夫也有很多期待。“我听过中国的二胡，希望下次来中国演出时，能够和中国乐器有个亲密接触。”马祖耶夫表示，他很喜欢爵士乐，自己也有爵士乐曲库。“我会与很多俄罗斯朋友合作爵士乐，在我们的乐队里有西洋乐器大提琴，也有传统弹拨乐器冬不拉。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带着我喜欢的爵士乐与爵士乐队来中国演出，并在其中加入中国乐器。”



作为纪念拉赫玛尼诺夫诞辰150周年的音乐会，昨晚马祖耶夫演奏了拉赫一生创作的四首钢琴协奏曲，还有拉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